

## 缅怀恩师谢庆奎教授

缅怀恩师！

北京金秋十月的最后一天，香山红叶还没有去看，就传来消息，谢老师昨晚仙逝了。很是震惊，不敢相信。

记得几个月前，7月初刚刚过的80岁生日，我还写了个小文祝谢老师生日快乐。那天见老师很健康，心情很好，能吃能玩，和大家打成一片，心里高兴，喝了两杯，说话也比较多。

到了次日，谢老师还打电话来夸奖说我风趣幽默，就是话有点多。后面这一句应该也是夸奖吧，因为在老师的印象里，上学期间我的话一直不太多。的确，我到北京大学上学之前我在溪口老家一直说本地话，语文课也是用本地话讲，到了北京改说普通话，一直不太利索，心里想好了才敢说出来，说出来呢，又感觉不是那么回事，原来还是用溪口话思维，再翻译成普通话，口型、口音不用说了，光翻译就很费神。后来学会了用普通话思维，再加上不断听各种相声练习嘴皮子，逐步学会了北方人的普通话，有时候还有点京味，也可以夹点东北口音，当然听了各种相声，幽默风趣，那是免不了的。从入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话，到现在出口成章，还风趣幽默，基本听不出溪口音，谢老师是最好的见证人。

但谢老师走了，走得那么突然，那么轻松。听师母说，谢老师最近身体不适，已经约了去医院住院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去医院陪床的小床也准备好了。事情发生在一早，5点多的样子。估计当天要去医院，所以大家醒得比较早。师母要起来做早饭，早点吃完去医院。谢老师说，起那么早干嘛。但他自己起来了，去刷牙。然后摔倒在地。师母和女儿马上起来扶住，谢老师还看了看他们。女儿说，赶紧打120，谢老师听到这句话，马上就……但脸部表情很轻松，很安详，一点都不痛苦，没有丝毫难过。120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但心电图是直的。师母说，谢老师走得很安详，很从容，很有福气。

其实谢老师一直很有福气，心情舒畅，心宽体胖。他1964年上北大后，就一直在燕园从教，做研究。1988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，我和赵虎吉同学是他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。那个时候市场不发达，吃饭除了吃食堂，基本上没有餐馆，北大小南门外有一个餐馆，那也叫长征食堂，还很贵。所以，谢老师经常叫我去他

家吃饭，都是师母亲自做的饭。谢老师是安徽全椒人，所以经常在他家喝两口口子酒。记得当时谢老师好不容易在蔚秀园分到一个小套房，简单装修也就是刷一下墙。电线老化了，谢老师问我会不会布线，我不能说不会吧，中学好歹学过物理的，物理竞赛得奖也没问题的。物理课老师听说我上了北大的文科，还以为损失了一位物理学家呢。最后我和谢老师一起把屋里的电线都布好了。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怎么布双开关，进门开灯，房间里关灯。上学期间经常参加谢老师组织的调研，在全国各地研究省政府、市政府、县政府和乡镇政府，在那会儿学会了问卷调查，学会了数据分析，虽然没在定量研究上做出什么成果，但用数据分析还整了点外快，后来房子的首付，基本靠的就是这个收入。

从北大毕业后，和谢老师的联系一直比较多。谢老师有什么会，还会叫上我参加。开会学术交流，会后是餐聚。师徒在一起，也是其乐融融。现在是金秋十月，十月底和十一月初，正好是香山红叶的季节。科学家都会安排去香山饭店开会。过去谢老师也会安排在香山开会。一早起来爬山，白天开完会，晚上还会一起 happy。平时节假日，也会去谢老师家。哈尔滨的朱宇师弟兄（他入学比我晚，但年纪比我大，所以称为师弟兄），会安排一些东北五常大米给谢老师。所以，我每年像大力士那样搬大米到谢老师家，顺便看望谢老师。每次到谢老师家，师母会泡一杯茶，谢老师会拿出烟，抽烟，然后还给我点上。有一次李文钊正好来看我，我说我们一起去看望谢老师吧。李文钊开着车，一起去了谢老师家。李文钊给谢老师送了些东西。过几天谢老师问我，你那次带来的花生米非常好吃，从哪儿买的。我问李文钊，李文钊也忘了是什么花生米，在哪儿买的。近些年谢老师不组织香山会议了，所以金秋十月也不去香山聚了。正想着过些时间去看看谢老师，喝一杯师母泡的黄山毛峰，抽两口谢老师的好烟，不曾想，谢老师走了。好好的，就突然走了。

“近泪无干土，低空有断云”。

忽然想起杜甫这一诗句，说的应该是泪水沾湿了泥土，心情十分悲痛，精神恍惚，就像低空飘飞的断云。恩师在的时候，没觉得啥，每次见面，喝茶抽烟，连照片都不着急照。每一次分别，总以为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总有期。但这一次，是真的见不到了，想要抽烟，也只能自己点一口了。

深切缅怀恩师！恩师千古！

弟子 毛寿龙